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秋七月乙丑直龍圖閣知蘇州王覿為禮部侍郎尋改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覿嘗語同列以蔡確有功於國御史中丞蘇轍劾奏之故有是命此據孫升及上官均奏議改發運在六日今并書覿傳并除禮侍不載孫升劾御温伯云王覿近除禮部侍郎以嘗語同列謂蔡確

有功於國猶從外補按上官均
奏議乃蘇轍有言更當考詳　　給事中朱光庭言新
除李察知密州不協公議詔察別與差遣政日六月八日李察知澶
州呂嘉問汝州朱服宣州實
錄皆不書此云密州當考　　提點兩浙路刑獄楊傑
為禮部員外郎京東路轉運副使范鍔為金部員外郎
六月末蘇轍論免夫
錢有與鍔相關者　　明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潤國公謚惠世堯卒　　草土王師約奏親叔左班
殿直克述遣河清兵士毆錄事參軍死念臣祖尚秦國
大長公主而臣復膺選尚如臣叔父合該極典願納一

官乞從寛貸御批王克述敺人致死合從典憲師約乞將一官贖罪難以施行御集五年七月二日事

丁卯給事中朱光庭言新除王鞏權判登聞鼓院按鞏資禀憸邪行跡汚下頃為揚州通判以私用刑得罪而去合送吏部新除未協公議詔鞏别與差遣又八月十四日

樞密院言諸路主兵官及使臣等犯法下所屬鞫治及案到大理寺論法乃上尚書省取旨慮有元犯情重或事干邊防合原情定罪者既元自樞密院行下當申樞

密院取旨從之

戊辰樞密院言見議熙河路定西城等處疆界欲知城寨相去地里詔秦鳳路提點刑獄游師雄按視以聞范育集張舜民墓誌

己巳詔知荆南唐義問添差荆湖北路轉運使專切措置邊事用樞密都承旨王巖叟所薦也張舜民作王巖叟墓誌云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諭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徼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輯寧蘇轍論附八月二十四日添差據政目

正字陳察見補之李

昭玘並為校書郎十二月十六日可考

庚午户部言曾犯私假香人法當勒出行其有易姓名借本合賣雇人及改牌額再買販者乞立賞許人告並坐不應為重罪再犯送鄰州編管從之新削

辛未權兵部尚書趙彦若權禮部尚書兼刑部侍郎范純禮權兵部侍郎　殿中侍御史賈易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先是太皇太后諭輔臣欲以黄廉為諫議大夫田子諒趙屼為臺官吕大防對曰廉無公望屼確黨皆不

可用子諒司也劉摯曰子諒臣之姻家故事不可用傅堯俞曰臣為中丞與宰相韓縝不相避諭曰既有例可特不回避摯曰去年楊康國趙屼避孫固皆罷見任御史此近例也退即以子諒自度支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與賈易對換摯奏乞罷政事不敢妨朝廷用人詔不許乃罷子諒而易與禮部員外郎上官均對換易力辭改國子司業又辭之且丐外遂有此命此據劉摯行狀後記增入六月八日辛丑田子諒自度支郎與殿中賈易對換後四日子諒復故易改禮部二十八日辛酉又改司業七月八

日辛未除淮東憲易初與梁燾朱光庭劉安世同劾鄧溫伯不效既皆遷官易獨先出為中丞蘇轍故也此據王巖叟系年録云言者攻鄧溫伯不效梁燾除權戶部朱光庭給事劉安世中書舍人賈易司業諸人皆不肯受命易以避蘇轍與三人少異先除淮南提刑三人辭之再三云云易攻溫伯六月八日同孫升奏

三省言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二員內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不應條一員與執政官礙親詔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轍升言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

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
舉官準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
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通判之人縁上件所降朝旨係
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即無分别今來人才難
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茍法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
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曾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
塞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
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

不補於體不便轍與孫升被詔同舉察院二人在六月二十六日吳安詩四年三月為右司諫劉唐老五年五月為右正言司馬康五年六月為左司諫王巖叟言資格太嚴或可附此轍又言竊觀元祐三年六月九日詔旨本為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耶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為

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容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名不應格豈故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不聽轍所舉監察御史二人其一人宗正丞常安民也宰相呂大防不喜安民故限以資格轍再論列太皇太后以問大防大防曰諫官屬朝廷朝廷主道揆不必用法御史有司也

有司正當守法況中丞又謂之中執法豈得不用資格此據常安民家傳安民臨邛人也　講讀官許進唐實録史記故事政目

八日事

壬申遼國遣使崇義軍節度使耶律永孚副使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劉彦儒來賀坤成節

太學博士孫諤等言貢舉條詩賦格式有所未盡如韻有一字一義而兩音者若廷字防字壽字之類不敢輙指一聲押用字有合用而私相傳爲當避者如分寸尺

丈引之引杼柚其空之杼之類又有韻合押而禮部韻或不收者如傳說之說及皡字橫字之類並自合收用從之　涇原路經畧司言請自元祐三年五月以後根括違法典賣蕃部土地人與免罪許以兩頃五十畝出刺弓箭手一人買馬一疋止及兩頃者備弓箭手一人五十畝以上者令合刺應役以下者納稅租其未根括者聽詣經畧司自陳乞等施行違者許人告從之

甲戌詔涇原路隴山及安化縣新招置弓箭手及已降

指揮將陳首違法並諸典買限內典買蕃部土地人據頃畝合刺充弓箭手令本路經畧司指揮别團爲將以訓練將爲名

乙亥夏國遣使賀坤成節　詔入内供奉官石瑀見修葺鳳翔府上清太平宫奏到陳乞事件内有乞添差内臣齋青詞酌獻及添破監官職田事皆非修葺事不合職外奏請可指揮入内内侍省告示本人特免取勘仍取責誡勵所陳乞事件更不施行御集五年七月十二日　陝西

都轉運使寶文閣待制苗時中為户部侍郎權户部侍郎范育仍舊知熈州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育再任　直龍圖閣知秦州葉康直為寶文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　禮部言開封府解進士一百人而就試二千餘人請依元祐二年例於諸科解額内撥五十人添解進士從之九月八日又撥百五十　熈河蘭岷路經畧司言西賊攻毀智固勝如兩堡詔移牒宥州詰問六月末政日已書夏人犯二堡於是奏到始令牒問耳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為户

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种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為憂旋聞智固勝如二寨近日已為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為熙河創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絶口而夏國之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婁城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

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熈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畧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熈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為夏人所侮可勝嘆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

本路覩其輕敵無謀貪功希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況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為鄜將凌古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

貼黃稱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

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黄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畧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為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范百禄奏可附此已附六月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及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本城情重者奏裁從之

詔吏部諸司副使理三十年奏薦之人除係换授并内

侍官依元降條外餘並自補借職後依條理年限奏薦新無

刑部言應抵當所並州縣寄納人户物色在官庫者若有毀失乞並依棄毀亡失及誤毀官私器物律備償從之

丙子司農寺言請本寺主簿兼檢法從之新無

乙酉詔三路路分都鈐轄並破馬軍十五人新無

知汝州盛陶知晉州通判宣州翟思知兖州通判徐州趙挺之知楚州通判廬州王彭年知滁州政目二十二日事當考陶等前責在

四年五月十二日　夏國主乾順言自去年七月遣使赴闕乞换所賜城寨蒙降詔不許尋與延州經畧司議分畫疆界當時議定依綏州例分畫向方面各打量二十里内十里安置堡鋪耕牧外十里拍立封堠空作草地得保安軍牒稱奉延州指揮其城寨雖定二十里至今諸城相望取直分畫夏國不敢違逭勉奉行其南界諸路地分官只要依綏州例打量二十里不肯依綏州例於内十里修築堡鋪耕牧於外十里拍立封堠空作草地以

辨漢蕃出入絶交闘之端累令宥州移牒保安軍終不
明示可否回賜夏國主詔曰爾逖領蠻繖恪循世守伻
來稱幣建閲奏書永言疆埸之安未即溝封之畫兩界
繩直罄忠順而可嘉十里蕪荒溼𢚈恍而有請力祈矜
許⿱⿰⿱又又⿱又又⿱人土遂底寧惟析壤之求初無故事念安邊之議亦既
累年顧省恭勤特行開納然綏德城本無存留草地詔
旨今既欲於漢界留出草地即於蕃界亦當依數對留
應見今合立界至處並須明立封堠内外漢蕃各對留

草地十里不令耕種仍各於草地以裏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内不可修建即於草地内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堠其餘疆畫未盡事已令押伴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已詔鄜延路經畧司夏國如欲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眷方陲悦義之心既輸悃愊而朝廷綏遠之意已示優容宜深體於恩懷亟保和於封略

丁亥御史中丞蘇轍言據蘇轍論所言不行劄子云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八日兩次面奏范育等邊事令以第四次劄子附二十四日第五次劄子附八月八日臣論范育种誼等

不可留在熈河章三上矣已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户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熈州詛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干瀆聖聽誠有説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默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方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為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

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絶者屢矣頃者朝廷許以二十里為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熈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巳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板築未移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為必取之計則關陜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

終不信向二則育等悄憤恥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況復育等既結鄂特凌舌之怨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為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為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干瀆天聽甘俟斧鉞 編類章疏

升獨言温伯在

七月二十四日 侍御史孫升言臣聞天下治亂由邪

正之消長賞罰之是非也邪正混淆則亂之所由生是非無別則公道廢矣夫進賢退姦職是去非左右大臣之任也察邪正辨是非諫官御史之責也邪正不分是非無別以誤主聽過在左右罪歸諫官御史臣愚不肖誤蒙選擇置在御史夙夜自思無以塞責臣前後論列鄧溫伯所為蔡確麻制之詞朋姦罔上負國欺天終未蒙聖意省察臣恐陛下猶以蔡確麻制之詞為溢美未照溫伯之意為朋姦故邪正是非久而未明諫官御史

為之失職臣既未能自劾其罪以去願竭誠畢義以終其言且温伯於二相之中獨稱蔡確有定議之功比方確為漢之周勃可屬大事豈得謂之溢美此必私温伯者進説以誤聖聽也臣試為陛下詳言之凡命制詞者比其臣為稷契伊周則其君為堯舜湯武不言可知矣今温伯既比蔡確為周勃誅諸吕定劉氏則未審以何后比方聖上也豈不知有所嫌哉治平中翰林學士范鎮草韓琦制詞云史稱霍光義形於主既以韓琦比霍

光則上當為昭帝矣英宗深嫌之范鎮本無姦心止以比琦失當猶罷學士出知陳州温伯明見太皇保祐之功格於天地朋附姦臣遂以社稷大事歸之蔡確比漢之周勃誅諸吕定劉氏褒臣貶主畧無嫌避負國欺君非范鎮之比且漢遭吕氏之亂社稷大臣無所屬乃屬之於周勃今日朝廷治安聖慈在上豈宜言以大事屬蔡確也説者謂之溢美可乎自昔撰次麻制為文之體有講德之詞有叙事之詞如麻制稱蔡確智崇而慮遠

器博而用周此言確材器也包深厚之訓詞蹈高明之善學此言確學術也此皆講德之詞容有溢美也及稱蔡確服采禁塗之近特為先帝之知此言確遭遇事也統厥百官進貳中臺之令間於兩社首持黃閣之鈞外輯三垂內遂萬物此言確為宰相事也及在受遺之列尤嘉定議之功安勸庶邦有若召公之老可屬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確受遺事也此皆叙事之詞事不可無實也葢講德止為其人一身而言叙事乃為天下後

世而發故講德容有溢美而叙事不可無實也恭惟皇
帝紹膺聖統乃先帝以萬世不易之理而與子太皇太
后以大公至正之道而立孫天人同心上下一意當受
遺之際誰為可疑之人誰發可疑之議致危疑不決賴
確而後定哉必有事實方形制詞既無其人又無其事
而温伯乃獨稱確為定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形之制
命以傳天下以信後世朋姦罔上負國欺天罪在不赦
自確流竄新州之後邢恕以鼓唱私言推㤗確為社稷

之臣同時已從貶責而王覿近除權禮部侍郎以常語同列謂蔡確有功於國猶從外補今鄧温伯公然於制命之中獨稱蔡確有定議功比方漢之周勃可屬大事誅諸吕定劉氏以無為有以虚為實傳播天下後世朋姦罔上負國欺天褒臣貶主略無嫌避罪惡如此安得指為溢美上誤聖聽使與正人並立於朝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論宣付大臣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姦臣無以藉口則天下幸甚編類章疏升獨言温伯在七月二十四日即此也三月十六日五月二十

七日六月八日七月二十四日凡四狀　侍御史孫升言近知湖州武康縣韓宗堯爲違法科率耆長納燈油等事先次衝替聞宗堯乃宗原弟宗原實兩浙轉運判官張璹妹之夫部民訴冤璹不爲受理違法徇私宜加罷黜詔璹别與差遣　詔新除秦鳳等路刑獄游師雄仍舊兼提舉催促蘭州通遠軍招置弓箭手

戊子戸部言請應非祖免親宗室以廕補官者其俸錢在京外任並各依外官法支給從之　禮部言凡議時

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録傳布本朝會要國史實録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許人告賞錢一百貫内國史實録仍不得傳寫即其他書籍欲雕印者納所屬申轉運使開封府牒國子監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板候印訖以所印書一本具詳定官姓名申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違者杖一百凡不當雕印者委州縣監司國子監覺察從之以翰林學士蘇轍言奉使北界見本朝民間印行文字

多已流傳在彼請立法故也

已丑刑部言中書刑房條舊有刑部官歲終具失入徒流罪五人或失入死罪或違限三分並取旨之法自官制行改貼刑部官序為大理寺官其大理寺官歲終比較係刑部上都省取旨其中書刑房字當改作刑部詔從之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浴

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干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為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須自

郭晙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轍言不得其時附七月末

庚寅中書侍郎劉摯乞罷政詳具八月六日

辛卯詔已降指揮河東河北陜西京東京西淮南兩浙七路提刑司以朝廷封樁錢一半糴糧或即於沿流及要便處封樁如有違慢覺察施行政目二十八日事

壬辰朝獻景靈宫　環慶路經畧使范純粹奏臣伏見熙延兩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决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狂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遠固為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

機不無虧失何以言之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
而秉常訃哀乾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賈販貿易
隨巳豐富雖修好甚恭蓋亦為自資之計且在朝廷固
宜開納容彼自新然於處畫土疆未經決議當徐觀向
背以察姦謀而朝廷即遣使人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為
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即稱謝構兵入寇延渭破殘
反覆不恭宜在誅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只委邊臣與
之要約示以閑暇使望望然惟恐朝廷之拒而不納也

則輕重之權豈不在我乎所謂要約者凡尺寸之地與夫後日之可慮者皆當條晝具盡必使異日莫得而變也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於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彼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為此計而聞其有請即許造朝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使人既至朝廷凡朝夕議論往復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

重而許可太輕此又欲速之意爲賊所窺者也朝廷既許以陷寇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必皆著見於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尚何所能爲乎今謀不素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百餘人塞命而已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則彼計固已行矣聞四壘既付即已平徹而熙延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晚乎欲速至是其理固然外議但見朝廷旌賞邊臣竊意朝廷謂邊事已平

無足慮者豈以其目今貢奉不乗謂其無所事乎彼貢奉不乗者是復為買販計耳恐不足恃也前日事之已然者固不可追今日之可為者若審計而徐圖之尚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地重有要求又聲言與西鄰為合從之謀將以重我外議恐朝廷不以為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謂京城塞門為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為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上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利害所繫

他壘莫比故獨不在給賜之限今畫疆之議乃欲安目前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合數千戸已耕之土地斷數百里斥堠之要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澁運餉艱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譬猶欲保一身而損去四體是大不可也然則前日詔旨所不予之地徒虛名耳且彼之所求我必與之臣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而不為他日之患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隨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慎臣伏思邊隅設誓迨今十有

餘年不為不久矣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憚十年之勞
而務為堅守者何哉為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議信如
所傳是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巢之計
尚能為之今安以待敵而屑就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
也能久而不能近能大而不能小棄前功於垂成開後
艱於不測臣竊為朝廷惜之臣願朝廷舍其淺近計於
久長其所取予並以元頒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
問但誡飭邊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則固所不可護邊

待敵則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歲年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臣聞自陜以西議者靡不知此而莫有為朝廷言者是亦以出位為戒耳雖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鄜延他路邊臣無得干預而臣任忝帥寄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妄進狂説則亦未為出位也伏惟聖心採擇不勝大幸

純粹以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奏此當考報答如何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八月癸巳朔戸部言歸明人所給田如有妨礙及瘠薄不可耕佃乞官為驗實别給從之

甲午詔權侍郎並日參　詔戸部員外郎穆衍往熈河蘭岷路代孫路措置弓箭手土田張舜民誌穆衍墓云元祐元年與孫路同

往熈河相度措置邊防財用時大臣有欲棄熈河者留議未決公同事已信其說謂公曰此行可以自致不然反為累也公徐對顧利害何如王事靡盬遑為身謀還朝請以經制事還漕司條罷為公私害者二十七事歲減經費一百九十餘萬緡因與孫更論疆事略以謂蘭州棄則熈河危熈河棄則關中揺動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鶻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無厭之敵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後患耳熈蘭卒不棄繫公力也元年正月十二日路行同被命此已附見本日四年夏人遣使入朝欲以還賜四寨及塞門寨朝廷患之未有以決命公押伴公折之以理辭屈而去其後夏人入賀興龍坤成節皆命公押伴敵使欲有發輒憚公而止據行傳乃是欲以還賜四寨易蘭州此云及塞門寨蓋字誤也誌又云熈河分畫疆界議久不決遣公往視公還以謂智固勝如據兩川美田寶藩漢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宜

界二壘之間城李内彭以控要害及納克密努扎淺井隆諾特皆宜起亭障以通涇原之援明年築李内彭賜名定遠城用公策也本傳依此

乙未太皇太后手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其節文著為成式有司審當然後施行從宰相呂大防等議也　户部言官員分移請受於他州請者名保官三員如本色官或不足即令名别色官從之新無　刑部言軍大將充使臣差遣自來有法合該酬奬者並依使臣法減半如有法

合該指射差遣陞名次及免短使之類亦乞依使臣條例從之　提點廣南東路刑獄程之元言臣僚上言韶州郡縣官吏交給蔡碩於油糧主處每一千照帖止以數百售之遂冐法越次給庫錢與碩獲剩利千餘緡下本路體訪詰實以聞臣詢究碩買韶州思溪岑賽等場鉛錫會子內有買爐戶未納鉛作詭名賣納其爐戶雖已立券賣鉛與人合請五分之直而官無錢可給轉運司令支四分而碩乃請十分共一萬六千餘緡計獲剩

利七千餘緡又金部言碩欠軍器材料等錢萬餘緡金五十五兩銀六百三十八兩紗羅等詔碩所買鉛錫會子本錢並填納見欠官錢剩利錢七千餘貫沒官韶州官吏并額各令提點刑獄司取勘以聞政日五月十八日已書勘蔡碩八月四日又書廣刑程之元按蔡碩買支還四分價錢鉛錫會子三次請十分錢一萬六千餘貫贏官錢七千餘貫下本司勘將本錢還見欠官錢餘錢並納官不合支官吏勘奏五月十八日蓋緣孫升章八月四日程之元又具奏也

丙申詔門下侍郎劉摯累奏乞外任已降詔不允可令

合屬去處如再有文字無得收接投進此據御集殿中侍御史楊康國奏編類章疏八月四日臣竊聞門下侍郎劉摯避寵辭榮懇求外郡傳播京都人情上下莫不驚駭蓋摯高材遠識公正不倚有以大過人者此不獨天下所共知亦為陛下所知久矣故自侍御史再遷為執政三四年間徧歷三省公望益隆自以眷厚責深勇於求退雖於摯為美於人為難其在朝廷事體甚重豈可輕聽其去臣聞楊綰居廟堂人心自化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是則德

望大臣進退出處實繫國家休戚安可不謹臣愚職在言責乃陛下耳目之官有所見聞豈敢避罪畏縮而不言也伏望陛下更賜省察早降指揮令諸處不得收接摯乞出文字抑摯依舊入省使與二三執政協謀同輔共致太平天下幸甚貼黄臣今日之言非為劉摯蓋為朝廷治體也更望陛下省察　提點兩浙路刑獄王瑜為刑部員外郎九月二日孫升云云

丁酉西南龍蕃貢方物　刑部員外郎王柏為淮南西

路提點刑獄　戶部言買撲場務敗闕無人承買聽自陳差官體量減定錢數承納仍具減數出榜召人或添價承買無人投狀再差官減定若減及五分以上無人投狀即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再減出榜如上法減及八分無人承買申提刑司審察權停閉訖奏從之新無

戊戌三省樞密院言禁軍闕額錢帛等舊隸樞密院止是封樁未嘗支用乞依收租等錢遇非汎支使並三省樞密院同取旨施行從之　是日八月六日門下侍郎劉摯

復位視事如故摯之為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左僕射呂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病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者鼔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罪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鬬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七月庚寅

七月二十七日奏事畢摯獨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此據劉仿等所編摯行實及劉安世序摯文集摘出附見摯新傳大率依劉仿等所編也仿等云摯以八月一日出就外第按摯自記乃七月二日令從摯自記摯為中侍乃三年四月六日為門侍在四年十一

月十七日為右揆在六年二月二日吏額事具六月末并八月十八日别出劉摯日記云七月二十七日以孟秋朝享致齋本省是日早延和奏事畢留身請補外諭以不可哀祈切至再拜而退投表于通進司隨有旨東府不許般出明日從上自景靈還至端門既入即返轡而南寓泊曹氏園聽命八月一日癸巳再表批不允近璫閤安自曹園押入隨班奏事畢少留再懇諭勞再三未有可旨退再入劄子上馬是日有旨諸處毋接外章奏五日五鼓封還所奏陳衍押入見衍于本省後堂見奏垂拱六日奏事已少留面對摯私記云吾之求去也豈苟然耶吾出於寒遠被擢四年矣實過其分於國既無顯勞而妨賢路宜知止此一可去也元祐政事更首尾者零落無幾獨吾與微仲在餘皆後至

遠者纔一年爾雖不見其大異然不得謂之趣向同也或漠然兩可或深藏其意為不可測或以異意隂入其害公肆詆諆摯近因中司一章論政有云願戒大臣共敦此義勿謂不須改更之事遂懐同異之心於是所謂後至者皆不樂不樂則意不得不生矣故政論不一隂相向背為朋而呂相亦自都司吏額事後於吾有疑心夫共政事者六人而有異志同利害者才二人而有疑心則豈獨孤立之不易實懼國事之有病也古人有安

國之志全身之智者多引避之此可去二也去年六月范堯夫罷後至此闕右揆自安厚卿丁憂近又孫和父覺吾位遂在衆人上議者或以次遞見及勢豈得安此三可去也聞外籍籍以吾於廟議有不合而去又謂見微仲比數留身有所懼而去皆非也又以謂久闕不補恚而求去此無知之言也士大夫喜吾此舉者亦不一云此用摯日記增入餘已具上注摯所稱中司一章論政蓋指蘇轍六月二十二日所奏也

已亥尚書省言官員不因罪犯體量離任若誤停替放

罷之類別受差遣各願補滿前任月日者聽一月已後更不收使所補不及二年願再滿一任者亦聽應升改者自再任日與理所升改資序並申在京所屬内再滿一任未差替人者即與施行其新任係立界處應比較賞罰者俟界滿日替並從之新無

庚子召宰臣詣後苑觀穀　閤門奏是日上殿班非急速不引詔勿隔上殿班御集　詔諸路欠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政目八日事　刑部定奪高氏逐便不當郎官吏人

罰銅都省中書吏特放政目八日事高氏見三月五日　河北路都轉運司狀據定州申勘會見闕防城器具松明一十四萬一千六十二斤半樺燭一百一十萬四千五十二條估定合用物料價錢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貫二十七文乞分作三料計置并少闕造布幔布毬等布四萬二千尺乞行收買應副本司看詳前項所置防城器具等本州勘會到自元豐三年内准朝旨本路安撫司奏定合用數目及元祐元年六月十五日朝旨防城器具限三

年製造了當本司雖已牒定州據見管工匠逐旋收買製造去訖緣本州所要松明樺燭等數萬浩瀚及布幔布毬合用布數不少令來難以一併計置若據見管人匠逐旋收買物料漸次製造亦慮動經年歲別致損壞兼是不急要用之物況數目倍多竊慮枉費官錢及沿邊難得見錢以此未敢依數計置應副伏乞朝廷特賜詳酌指揮白帖子稱近准朝旨節文二十將氊帳等為係不可停留之物權罷製造令來樺燭等與上件氊帳

等事體一般乞指揮詔松明樺燭權罷計置製造外餘並依元降指揮施行諸路准此八月八日御史中丞蘇轍言前後四次論熈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論止言見任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黙而不言竊恐聖朝尚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冦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茍欲自利以此凡所予奪多失其宜何者

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敖不馴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俟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稱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

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近黄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説令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熈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

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熈蘭所請欲以蘭州黄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舊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説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輙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説相違理難遥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

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熈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俟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智固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令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誤以吏部見差管二寨弓箭手道路廵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服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

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茍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智固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盖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冦掠受侮遠人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

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秉公心具長久計條例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熈河尚可得而安也令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熈河邊釁之作也乃急名帥臣寘之戸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熈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名育為是則令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移行之流徃彼相度朝廷大

計豈可取決行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行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則令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則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説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惟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孫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

死有餘責八月二日務行代孫路往熙蘭轍面奏大臣庇育等附月末

癸卯中大夫門下侍郎劉摯言臣有一事鬱鬱於心久矣不避鈇鉞之威須至陳説伏見昨來鄧温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興以至罷三四臺諫雖略加遷進皆不敢安職至今未得寧帖臣今一一陳其本末夫温伯為人粗有文藝亦别無罪狀但資質柔佞隨事俯仰人所共知昨來差除臣等同議以謂服闋之人還其舊職不見其不可兼曾蒙面諭此是延安宫舊人故行之無疑及

臺諫交章言其姦罪以謂必至變亂朝政此又别無實跡故臣等亦曾言臺諫所説過當然而陛下聽言納諫即改温伯為侍讀尋又改知南京仍蒙宣諭云記當却待他日别與差遣既而三省又進呈以謂前來承旨告命及詔書已下遂得旨却行前來翰林承旨之命言路臣僚言既不行勢難安處從此遂至紛紛矣臣竊觀今來温伯久已就職梁燾等已别與差遣理合寧帖無事然而中外人情依舊未安蓋緣昨來言者説破温伯實

王安石黨人故進退之際朋類甚衆邪正之辨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在此一舉既有此說則中外人情便有向背自三兩月以來士大夫洶洶于下造作語言更相窺伺人心不安皆將温伯及燾等去住陰卜朝廷意旨才見温伯就職便為朝廷有意動揺政事邪佞之黨無不欣然得意見燾等罷言職便謂踈薄諫諍從來憂國之臣無不疑懼臣實知朝廷差除温伯本無他意自是服闋合還舊職而今來人情妄有猜議直至如此乃是温

伯雖别無罪狀而其進退之間所繫亦不為小臣竊慮陛下止知差除温伯别無過當而不聞後來中外人情如此臣所以鬱鬱于心曉夕憂念臣再詳温伯本是常才雖懷姦心若陛下常能照察未必便為朝廷大患而壽光庭安世等若終不敢就職别除外任亦不妨他時任使但臣所憂者人情既將此事卜朝廷意旨則去留之際中外便生覬望摇動事機無甚於此令陛下至明至聖不責壽等狂直之罪使之各就新職與温伯恩意

兩全實為幸甚但人臣進退之義廉恥之節亦非小事數人身有言責言既不行反與所言之人同列朝廷不畏天下公議而温伯冒恥苟進且亦頗為公議所薄徬偟蹴踖各不寧處况壽等數人皆忠諒純直之臣自小官拔擢養育成就以至今日方人材難得之時一旦因温伯之進而去之以快姦邪憎怨之人在此數人雖不足論而朝廷之體實可深惜又况内外人情洶洶未安極須彈壓臣望陛下深思熟慮詔大臣别作商量使邪

正有所辨是非有所歸則天下服矣若兩存並留終似未安不免具此劄子伏乞留中詳覽不勝幸甚貼黃稱臣常時奏事難為一一條陳近日曲謝聖恩又不敢留身多時故不得面奏臣內懷區區若畏避不言實負任使故具此劄子乞賜留中又稱臣再詳溫伯及燾等其勢必不兩立燾等力求外任而陛下終始保全不使出外恩禮雖厚而不敢就職蓋逐人未有可處之理也臣有愚見竊謂陛下何惜暫出溫伯選一名郡委任去處

使之補外温伯既動則衆人自然安職衆人既定則温伯便可復召蓋前後事跡既不相接則兩皆無嫌各得安處不惟成就二聖愛養忠直之德兼自可曲全温伯廉節不妨他時任使如蒙采納即乞於諸路帥臣合移那去處差温伯前去如此選任不為無名伏乞詳酌早賜批降指揮或面諭三省施行又稱臣等從前同共進擬温伯差遣止見其人服闋召還舊職不為過當即不見得向後人情議論有利害如此今來實不能隱默遂

非上誤聖政兼為即今溫伯及燾等差除已定多日三省未敢別改更須至密具奏陳上煩中旨又稱臣參預輔弼非敢於逐人私有分別兼燾等已罷言路故言之無嫌數內梁燾實是臣之故舊朱光庭劉安世臣舊皆不識自是司馬光呂公著引用賈易則臣至今不曾相識鄧溫伯則臣卻與之故舊甚熟以兄拜之（燾光庭十八日並出守安世奉祠賈易則七月八日已先除淮東憲摯雖有此論列訖不從也）

御史中丞蘇轍言（蘇轍言戶部闕官不得其時附見八月十一日其從違當考或削去不用）臣伏以戶部財

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併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因禁稽留臣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令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

擇詳熟吏事者俾権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五月

二十六日梁燾權戶書六月四日李之純戶侍自成都召至二十八日范育戶侍自熙州召七月十二日罷七月十二日苗時中戶侍自陝西召

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添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決口水出次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為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日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即東流遂成淤澱伏

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康兗故道淤澱上誤國事詔都水使者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案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舊錄云先是元豐四年因小吳大決議者欲復禹故道神考曰陵谷更變雖神禹復出亦不可拘此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令止以州縣為礙壅遏水勢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若以道觀之水則未甞為患也乃下詔曰東行河道巳填淤不可復修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其干涉州縣修護城堤並聽立之處分元祐紛更唱東流之議竭河北民力以遂其非卒不能成終如先帝詔旨新錄辨曰詔書巳見神宗實錄不必重載既不載詔書其首尾語言無從收附此一段並合删去玉牒云詔河北路監司都

水官按視東北二流分水利害措置以聞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守吏部尚書曾孝寛卒輟視朝一日贈右光祿大夫

丙午殿中侍御史楊康國言昨論王鞏差除不當聞改差管勾太平觀衆論未允請送吏部詔鞏令吏部與差太平觀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熈寧之初宰臣

王安石用事屢欲用犖犖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犖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犖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犖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据其微過因而排之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

列朝廷而巽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巽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巽共事嘗上章明辨其冤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為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巽游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疵瑕稍加録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

謝景溫先以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除知揚州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權刑書其薦巽必在四年也轍言不得其時因巽再送吏部與官觀附此先七月四日罷鼓院送吏部巽緣轍薦除宿州六年六月八日以

言章罷轍薦舉當在五年十月後或移十月末

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篇論入徳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燕之間以備觀覽從之

詔自今開封府保正並與免冬教舊録云改先帝保甲法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冬教既免保甲無復更教事藝非先帝法也新録辨曰詔保甲免冬教書法已備其下語言出史官私意非實録自改至也三十一字合删去王巖叟朝論云愚自為左司諫論乞罷府界保甲范堯夫為右相亦論羅適為府界提點亦論皆以厚卿梗之不能行愚元祐四年秋為樞密都承旨兼同知院勸罷之甚力而門下滌知甫侍郎又與議事遂寢五年秋再自中書舍人遷承旨韓師朴同知院慨然欲論罷之愚進其意明日約三省同進呈師朴獨諫曰自陛下聽政以來罷保甲集教

故人心安靜而欣悅府界每歲用災傷權罷冬教或一歲豐稔驟復起教人心必驚疑不如遂終罷之太皇太后曰可五年八月十四日罷自元年凡四年而後決然保甲之名猶在爾

戶部言廣濟河糧綱有欠應折會者依汴河條歲注於籍從之新無

又言請受添給起支訖具例申戶部未有例奏聞其已申奏後應有增改者亦申部從之新無

丁未奉議郎石諤言參選人依試進士法三人以上為一保承務郎以上及選人願試律賦者聽其考校試格等第並依舊法武臣試刑統義者亦減為一場五道其

考校粗通等第並依元豐法若巡鋪官以臨時就試人
多寡增損員數就試刑統義每一百人差點檢官一員
並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八月庚戌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王巖叟權兵部侍郎范純禮為賀遼主生辰使引進副使王舜封莊宅使張佑副之吏部郎中蘇注戸部郎中劉昱為正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顔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副

之嚴叟以親老純禮以病辭改命中書舍人鄭雍權工部侍郎馬默默又以病辭改命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劉奉世奉世復辭又改命太僕卿林旦最後郭宗顏亦病詒西頭供奉官閤門陸孝立代往二十四日改命鄭雍馬默二十八日又命劉奉世九月一日又命林旦十月二十六日又命陸孝立代郭宗顏令并書之　戸部尚書梁燾給事中朱光庭累乞外任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乞宫觀詔以燾為龍圖閣待制知鄭州光庭為集賢殿修撰知同州安世為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宫光庭尋以

妨嫌改知亳州改亳州在二十二日令并書　初除安世中書舍人安世言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疎實為虛受而又向者屢曾論列鄧温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累月于今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廷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嬰疾病氣體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宫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敢祗受詔不許辭免　安世又言臣待罪諫列曽無善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春

迄今論事不效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實累政體伏惟陛下㸃陟多士務存至公任用羣臣不違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又不許　安世又言臣固執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臺諫論事必以邪正為先葢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臣論列温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職固當罷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清議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六房

預聞機務非博學能文達於政事者孰宜為之臣屬辭非工訥於應用記聞衰落不練舊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旣有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冐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追寢誤恩檢會累州事理除一宫觀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時又不許仍遣中使問勞賜食諭令就職安世固不受詔閤門以中書舍人告就賜安世仍放謝安世固不受詔令依前降指揮　安世又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上設禮義廉恥以

遇其臣下不能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陛下之待臣者至矣而臣之所以報陛下無有他能惟思砥節礪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為天下清議之所棄庶幾無負兩宫拔擢之恩爾臣論事亡狀方俟黜幽久病未瘳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不遑是以屢瀆天聰顧寢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諭訓臣若於恩禮勉强奉承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報上之節喪矣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不可

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慢之重誅不敢順命而苟止貼黄稱臣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欲遽置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卧病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彊勉以修職事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侯君命已行旋且辭免深恐愈成煩瀆伏幸聖慈曲從臣請止除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詔不許　安世又言今朝廷之姦邪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議惟陛下全臣節於今

日責臣報於異時於是詔從安世所請與梁燾朱光庭同出燾光庭所以乞外任皆為鄧温伯故也梁燾朱光庭辭免尚書給事累奏當檢附燾初逼以禮恩受命顧於義未安既經坤成上壽退即伸前請甚力光庭始不為此計而衆責交至遂繼之輔臣於簾前先擬燾直學士至光庭安世呂大防曰此二人若除待制恐儳欲與修撰劉摯曰於法自侍郎至諫議大夫若除他官或外任者並換待制大防曰鮮于侁自諫議大夫換修撰摯曰舊法在一年内者

如此於時未有並換待制之法今則有正條大防曰恐
今後皆討直以取美官而去摯曰如此則是以言事責
降緣已經昨來一番升遷燾爲尚書二人爲給舍矣大
防曰誠如是恐稍優則二三人必未肯受又辭免紛紛
太皇太后諭曰誠是誠是且除修撰不久别與差遣許
將進曰二人既罷待制則燾獨除學士如何大防曰亦
須比類一般遂改待制既奏他事畢摯再奏曰未委三
人作平詞作責詞諭曰豈可作責詞摯曰且如此只作

平詞相次別改職名遂退此用劉摯日記增入　摯嘗自叙云去年秋八九月間摯為中書侍郎内降一角付中書省乃尚書省畫可二狀其一裁減宗室冗費其一裁定六曹吏額户房請封送尚書省摯曰常時文書作録黄過門今封送何也曰尚書省如施行已乆尋常奏狀後帖云乞付尚書省今忘帖故降中書爾摯曰畫可付中書不依敕令行之便否曰欲問過尚書省當如何許之本房帖子云内降二狀　云云未委作録黄直送都省都省類

此事者見今用何法如何施行初自上臨政以來凡賦取於民皆有藝向之官吏橫斂重賦一切罷之然國之用度尚如故有不給之憂故議裁節冗費置局於戶部及令門下中書後省減定諸司吏額後省取索稟議逾年事垂成矣都省封椿房令史任永壽者強明有心計元係外司吏人指取入省素與三省吏不相能而深嫉其朋黨故密具內外諸姦弊囊槖根株投諸宰執而遂大為呂大防委信乃令專總裁省之事永壽有知慮恐

孤不可立即拔都事時忱吏房主事蘇安静守當官時
惲同領其事盡收户部後省之所上置吏額一房於都
省指射司空府為局其所裁定誠為詳允但二三人性
資邪狡又事權寖重熏灼數數挾寵作勢出語以脅衆於
是人皆惡之每入文字永壽持至兩省畧指說大槩請
同書進入乞付尚書省本省用白敕行下至是得中書
貼子後三日永壽至日得丞相旨令兩省各差人吏赴
吏額局同行遣鞫始覺永壽有交關即語之曰本為内

降二狀未知合如何施行故今問之𡸁是欲與兩省吏人為地使就都省分功邪誣妄之語間相公帖子如不欲報即留下永壽恐曰不敢如此内降二狀依常行不妨遂作録黄行出居二日永壽又持一劄子稟𦤺曰吏額房文字昨來為要謹密而速故如此直行然未有法令欲作三省同請應吏額房裁省事依致仕官文書行遣例所貴得一指揮遵守摯曰昨為乞致仕者經歷迂滞多使不及被受而亡故去年門下直付都省貴行之

速也今裁省事恐不必務速而廢法若曰欲謹密則一
省豈獨不謹密乎俟與三省面議又累日大防袖此劄
草示摯曰此事且與了之摯曰諾而猶不知大防之見
疑也未幾中書奏留得替法司劉唐叟已得旨而右司
晁端彦王古與令史任彦妄以此獻大防以為方議減
吏而留之是增吏也而不知有法也大防得此喜執詰
都堂聲色俱厲見問摯徐答之曰中書依條耳久之曰
待別商量既去右司以帖子問唐叟願不請券則可唐

叟規於在職待遣無所計兼亦知其意遂不敢辨供狀只就本俸尚書省再畫旨如此非法也摯於是知大防怨之深用是見報爾既見報摯又不校一切事定矣未幾摯遷門下而吏額事畢四人論功考功依條以減年有差上之而都司皆不用擅擬優例永壽即前後功換班行忱改官安靜減三年先次補都事惲減年磨勘於是外議沸騰以謂吏額自是後省行遣逾年畧已有序臨欲成就而永壽輩欲去所以兩月而畢雖比後省有

所增損而原根本在後省其成十之八九矣今酬奬太優中丞梁燾諫官朱光庭劉安世御史孫升賈易次第交章論其非四吏者皆被裁止用考功元擬於是大防疑滋甚蓋言路三四子皆昔摯臺中所與故也賴三四子不知摯之嘗所爭者本為赦令不經中書門下給舍皆不預聞耳而止彈忱輩怙權賣威都省聽其邪說以優賞徇之如此而已繼又擊都省不守法與吏同姦請斥之積數十章其言浸惡稍上及宰相日奏不已六曹

等處被裁之吏又爭有所訴案此句下原本誤接蘇轍奏議中山溪重複云云共一頁餘其以永壽輩有私句以下共四頁餘誤在以永巳未詔南北外之下前後錯簡今互審文義校正以永壽輩有私挈於上前委曲陳說以為冗吏冗費理合裁省今吏額所定粗得平允惟是被減之人不能無憾故造作謗議然事初如此久則定矣忱輩誠不堪然本是置局主裁省者也今若痛治忱等以及郎官則不惟快怨者之心而今後徼幸不復可制一切當姑息有害政體常以此意奏之然簾中盡知忱輩從來之惡必欲逐

之故四人皆出而恍安静猶得堂除都司皆無恙訴者皆不行大防見摯於此事有力則喜屢為四都司及對客曰茲事非劉門下不易平出此言欲摯之知也然訴者亦因摯而不行怨有歸也摯之拙常如此事雖已定然大防怒言者刻骨思甘心焉而未有以發議者亦以謂言路之禍自此始衆口一詞未幾有温伯之事及今日制下外論曰可謂一網盡之獨孫升者前此上諭謂其忠直能言事可遷侍御史以故雖與衆同事晚方請

罷亦不切故不去欲其去者亦不甚擠之前論都司升語最直故曰能言事殆以此及進呈孫升再乞黜温伯狀其貼黄曰風聞文彦博臨行遍語宰執曰温伯之召却是彦博屬中書侍郎擬進今既人言不受莫若罷之有以知温伯之命非二聖意也孫升狀見六月辛丑自壽等遷尚書後凡言温伯者章皆不下忽降此章大防與傅堯俞亟入一劄乞辯明亦付外初議籍籍以西京韓縝與温伯議姻患於相遠故抵書堯俞俾召温伯堯俞韓氏壻

故也縝家有乳媪出售於從官家漏説此事又云黄景丁憂居彦博之第常見彦博景故善温伯屢請曰温伯宜召還故彦博以語堯俞彦博非欲温伯歸特以景所屬也又云喬執中有女許温伯之姪姪孤從温伯執中累以干堯俞積三禱於懷故敢倡端而升之言蓋得其粗也今日堯俞避此事告假既進呈大防説欲詰升以言之所從來此蓋又有疑心簾中屢笑而不答久之曰彦博曽與宰執説否大防曰何曽説此摯曰彦博果有

所禱於人則彥博豈肯與人説諭曰此不消理會許將亦曰誠無可根問又二日堯俞乞辨明狀進呈諭曰外議有多少般數言事官出於風聞必料無此事堯俞即曰既蒙辨察臣更無所論摯與大防辨吏額房事已附五年六月末先據蘇轍遺老傳龍川畧志并奏議及劉仿王知常所編摯行實編修後得摯日記叙此事尤悉今並存之雖文字重複兩見之要無傷也

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言壽等不當出轍一奏升三奏升言伏見梁燾朱光庭劉安世三人並從外補三人極言切諫者意在愛國尊君明至公大義

於天下後世而已臣不量螻蟻之力冒瀆天聽至於再三與三人之意無異也今三人者既去則微臣豈能自安伏望聖慈憐察孤忠罷臣言職少慰公議皆不報一奏

三奏據王巖叟繫年録升言增入王巖叟繫年録巖叟封還鄧温伯除名不效臺諫交攻不已巖叟乞辭中書舍人五月十八日除龍圖待制樞密都承旨二十六日以梁燾為權户部尚書朱光庭給事中劉安世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賈易國子司業諸人皆不受命賈易以中間引避乎由為獨坐與三人少異先除淮南提刑三人辭之再三一日遣中使押況之公挾受告器之以在告遣使賜食問勞況之公挾既至殿門又遣御藥陳衍宣諭特諭況之語良久二人不得已受命又押赴省供職況之即於謝劄便言候過坤成再有所請八月況之

出以龍圖閣待制守鄭公捘以集賢殿修撰守亳䣊之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宫留京師侍御史孫升獨不去然亦論之至再三御史中丞蘇轍一論遂已

閤門言景德祥符寶元熙寧中朝廷委近臣梁顥李宗諤陳彭年張知白李淑宋敏求同閤門官修定儀制行之已久頗為詳備至元豐四年諸司敕令式所釐為儀式令敕比之舊儀不無闕略請委官與閤門官以舊儀制圖策并見行儀式令敕司看詳修定不分儀式令敕仍舊為閤門儀制詔樞密院都承旨王巖叟祕書少監王欽臣同閤門官修定舊録云先

帝分修法體制曰禁於已然之謂敕禁於未然之謂令設於此而待彼之至之謂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式敕令格式由是始明元祐百度更張閤門亦附會廢革新録辨曰敕令格式已備載神宗實録閤門附會何足為一時輕重皆不必書今刪去兵部言將副押隊差赴別路權駐劄者其般家人比赴任接侯人數三分減一仍並差廂軍從之新無

甲寅前東京路轉運副使范鍔督捕軍賊有勞特詔奬之七月二日鍔已除僉中吏部言官員犯私罪若老疾差替者依近敕便令罷任外其公罪差替願罷者聽從之

乙丣吏部言官員在任除差出應副軍期及河防危急等事外應差出州界每考通計過百日者所餘月日並不理為考任從之

丙辰客省使嘉州刺史王光祖為太原府路副總管先除知邢州以御史中丞蘇轍言光祖昔知瀘州用刑慘酷買金虧價不可以長民故有是命　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直集賢院管勾崇福宫以病請也六月四日除左司諫病不能拜九月六日卒十六日贈諫議

專切措置湖北邊事司言第七

副將内殿承制案原本作丞制考宋史職官志無此官名當是承字之誤今改正王安父子領兵攻破銅木賊寨更入歌新峒皆為賊所殺伏望優與推恩以勵效死之士詔王安贈皇城使遥郡防禦使諸子與六資恩澤賻贈有差令鈐轄司差人送其家屬歸鄉　刑部言提刑司上下半年申奏諸州盜賊帳狀内開説獲未獲比折等事乞著於式從之新無　御史中丞蘇轍言九月末再論渠陽蠻事劄子云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論義問處置乖方即此劄子也今附本日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吏人

事議者以為義問文吏無他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為夷人所圖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為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為奏復軍額及乞為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今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今來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七月六日委義問專切措置邊事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為人既見朝廷再加選用

疑亦可使今訪聞邉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没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揚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峒衆極不少晟臺桀黠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絶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為或經晝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為蠻中所輕今復經敗衂實難倚仗葢古今命帥必因已試之效内為兵民所信

外為敵人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𧨏急屢閗死傷已甚謂宜别加選任以遏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峒之間服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羣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貼黄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覊縻徽誠州也訪聞昔雖置為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

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乆遠得安今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況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為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

跨陟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三路同之只如
渠陽蒔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群夷併力以攻蒔竹
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
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三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
牴牾
丁巳刑部言犯罪會恩及去官應原而特旨猶推者雖
又會恩及去官推奏如旨從之又言捕盜官比折條內
強盜及殺人如係朝廷專立賞收捉者除徒黨外其為

首及以次凶惡之人並許理賞仍不比折者聽從之
大理寺言寺丞有闕乞於司直内通行差權從之仍於
承務郎已上選差
巳未詔南北外都水丞並三年為一任按都水丞以下原本誤在蘇轍
奏議中㑹得姦便加以字下今校正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今月三
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壼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
典故著為成式臣謹按通禮納皇后最為嘉禮之重自
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官僚及太常官吏無復

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謹重竊見近歲議太皇太
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
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
兩宫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
詳議蓋謹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
庚申中書省請令翰林學士以下共議詔翰林院學士
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　詔
遣陪戎校尉果莊於秦州居住　詔河陽總管彭孫為

穎昌府總管從其請也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者面
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
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
之人往代其任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棄捐城寨與
夷人講和其為暗弱謬妄取笑外國如此其事已著伏
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
付湖北邊事兼彭孫亦以此自任羣議洶洶皆所不曉
謹按彭孫刼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

所不為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縣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擾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日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貼黄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繫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跡敗衂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

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有涯也轍此劄子云前月二十四日面奏劄子論唐義問處置乖方既稱前月則此劄子必是九月所進今因彭孫移任即附見仍削去前月二十四日上云近者庶不相牴牾彭孫事未必是此當考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七月二十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勾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

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輙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

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者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

知由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由河之名仍存减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由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畧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

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慮觸冒忌諱甘俟斧鉞

蘇轍遺老傳云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星多月中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與之尋覺不便乃於疆界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范育种誼等又背約展築智固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蕩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拒蕃部千餘人朝廷却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而大臣主之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之當考初太皇太后以轍

累奏欲罷范育种諤等而大臣不以為然轍又面奏曰
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
議陛下獨不見黄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
非大臣意至今不行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
見是非而力所不及須止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
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葢欲陛下收攬威柄
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専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
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専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

皆不免遂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害之也太皇太后極以為然訖不能用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且言三皇之時至質畧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聖人之徳莫大於學在易乾之六爻龍徳變化皆聖人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徳而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徳修業欲及時也至於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其徳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也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非學則不能為大人故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效也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為萬世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

聖相承百三十有三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於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寶器且猶愛惜之恐其傷缺況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又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嶽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宫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於箕子成王問於尹佚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以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豈由他道哉惟彊於學問而已今臣所録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

宗伏望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萬年其永觀矣范祖禹進帝學在五年八月今附月末